刑案匯覽

刑案匯覽卷二十二

目錄

盜賊窩主

共謀為盜

盜犯改發新疆烟瘴分別刺字

謀殺人

被父嚇逼加功下手傷輕

未下手爲助勢但下手爲加功

明知謀殺在旁看視死後擡屍

知人欲謀殺人聽令移屍陷害

幫同毆人成篤不知事後謀殺

從犯不知謀情幫毆傷重

謀殺而誤殺旁人爲從下手

毆斃人命順取財物倍追給主

將人故殺身死後竊其家衣物

將錢用去恐其不依謀死人命

詐得布疋慮人看破將人謀死

欲拐其子謀殺其公即屬圖財

首夥商謀殺死其夫拐賣其妻

姦夫謀殺本夫從犯係因圖財

見人圖財害命爭論得贓縱放

圖財謀殺幼孩首從從重科罪

刑案匯覽卷二十二目錄終

盜賊窩主

洋盜之兄事後受寄盜贓使用

福建司　查例載強盜同居父兄知情分贓照強盜為從減一等治罪又窩藏強盜二名以上坐家分贓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此案張阿英係盜犯陳阿正胞兄檢查該犯供單內稱小的肩挑度日有弟阿正過繼陳姓為子上年十二月兄弟同兄賢生各挑錢十七千文到家寄放問說是洋裡刼來叫小的藏匿不要聲張小的因係胞弟聽其寄放後來過年之用

明知脚夫行竊故買多贓轉賣

勒了四千文等語核其情節該犯雖不同居究係該犯之弟既不能禁約於先又復知情分贓於後設無呂賢生同往寄贓自應於陳阿正所犯罪上減等擬流今該犯受寄盜犯二八之贓勒用錢文其情較重該督聲明未便照同居父兄知情分贓例問擬致滋輕縱將該犯擬發近邊充軍係屬從嚴辦理事關結夥多人外洋肆刧案內之犯既據從重定擬具奏似屬可行 乾隆五十三年說帖

察哈爾都統 咨郭世全明知察特巴盜竊攬送贓

積慣收買贓竹
賊匪藉以銷竊

物該犯貪賤收買旋即轉賣得餘利銀五百餘兩核其情節與分贓無異且張家口鋪民向雇蒙古馱腳送貨並不跟人亦並無盜賣盜買等弊似此與腳夫朋比爲奸實爲地方商民之害將郭世全比照知竊盜後而分贓計贓准竊盜爲從論律計贓科斷

嘉慶二十四年直隸司案

浙撫 題賊犯錢惠祥等拒傷事主楊椈斌身死案內之盛秀熊積慣收買贓竹歷兩年餘之久計竹二百數十株之多以致各犯藉有消贓之處肆竊無

忌若僅照貫贓本例擬杖實屬情浮於法將盛秀龍
比照知強竊盜贓而接買三犯擬軍例量減一等擬
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三年案
直督 奏石謹因窩竊擬徒釋回復窩頓匪徒縱子
肆竊勒贖至十二案之多爲害地方情同盜劫應比
照造意分贓之窩主統計各主之贓數在一百二十
兩以上擬絞監候例請旨正法 嘉慶二十年案
直督 奏馬一虎糾夥肆竊已閱七年之久其行竊
十一次俱係該犯售賣贓物且有勒令事主買贖之

事文代爲馬二剛等消贓二次實屬分贓窩主未便
僅照積匪擬遣駁令改擬將馬一虎改照造意分贓
之窩主統計各主之贓數在一百二十兩以上例擬
絞監候　嘉慶九年案○見駁案新編

知人竊贓藏匿乘空攜取逃走

東撫　咨王院因知何三藏貯銀兩係屬竊贓乘其
外出即攜帶潛逃將王院比照知竊盜後而分贓計
贓准竊盜爲從論科斷　道光三年案

謀竊行强窩主不同行而分贓

東撫　題趙行平窩留王麻等行竊臨時行强一案
查例載窩藏强盜二名以上竊盜五名以上坐家分

贓者發近邊充軍又强盜窩主並非造意又不同行分贓但知情存留三人以上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又律載知强盜後而分贓准竊盜爲從論又共謀爲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爲强盜其不行之人係造意者曾分贓知情不知情並爲竊盜首係餘人曾分贓俱爲竊盜從各等語此案趙衎平窩留王庥等七人行竊該犯并未同行不知王庥等臨時行强情事迨王庥等攜贓至該犯家該犯知情分得贓物如果該犯明知强盜而窩留分贓或先係窩竊而於知盜

情分贓之後復窩留圖利自應照窩藏強盜例擬所窩人數分別擬罪今該犯窩藏之時只知是竊分贓之後並未窩留檢查歷年並無似此成案惟細核該犯窩竊之情與糾竊而不行者同其知強盜情而分盜贓亦與行者爲強盜而糾竊不行之人知情分贓者同在糾竊而分盜贓者旣以竊首論則窩竊而分盜贓者亦止應以窩竊論該省照窩藏強盜例因窩至七名而又分贓比依情有可原將盜發遣因係從嚴懲創究屬例外加重該司議改照窩竊五名以上

直隸熱河窩藏
竊盜毋得輕減

例發近邊充軍係屬按例辦理似可照覆嘉慶二十年說帖

直隸司 查新例載直隸省窩藏竊盜三名以上發近邊充軍等語此案白泳成等發交在蒙古地方糾搶㓮先後至韓庭美店內韓庭美與店夥李攺知係賊匪貪利容留任欲旋被拿獲該都統以店主韓庭美李攺二犯雖供貪利容留第白泳成等甫經至店即被拿獲韓庭美等並無分贓及代變贓物情事細繹原例窩竊專條須坐家分贓及代變贓物兩項有一者方擬重罪而新例並未將分贓代賣指出若將

韓庭美李政照新例擬軍似與窩竊分贓代賣者無所區別應咨請部示查新定窩竊之例本係從嚴懲創其窩藏竊盜三名以上一條未將分贓及代賣贓物指出原以但經有意窩留即應按例定擬今韓庭美等窩留嗚沃糾搶之白添成等雖尚未分贓及代變贓物即被拿獲惟該犯等既稱貪利容留即屬窩藏自應照窩藏竊盜三名以上新例科罪未便稍為寬縱惟韓庭美李政之一犯夥開歇店其窩留賊匪究係何人起意為首抑或各自起意厥罪惟均原咨未

東省窩留賊盜
新例毋得牽混

經咨叙應行令熱河都統查明遵照辦理道光七年說帖

山東司　查新例內開山東省窩藏竊盜一二名者杖一百徒三年窩藏竊盜三名以上及強盜一名者俱發近邊充軍窩藏竊盜五名以上及強盜二名以上者發極邊烟瘴充軍等語此條例文原爲懲創該省盜風起見例內止以窩留人數定罪不言坐地分贓及代變贓物等項是但經窩留即應按例定擬不得復以分贓與否及事前事後再爲區別該撫以窩竊之家有並未分贓亦未代變贓物與甫經窩留尚

直隸山東窩留
積匪分別辦理

未行竊及强竊盜犯事後窩留三項概照窩留一律問擬似與實在窩留坐地分贓者毫無區別可否於本罪上量減一等問擬抑或概照新例辦理之處咨請部示查各省辦理强竊窩主原有造意不造意分贓不分贓及但經知情容留之人近年以來東省因盜賊較他省繁多必應嚴辦示懲故定例止論其窩留名數治罪不得稍爲寬減致失除盜安良之意應令該撫將此等案犯仍照新例辦理　道光七年說帖

東撫　咨查道光七年奉刑部通行順天府五城及

直隸山東二省窩藏竊盜一二名者杖一百徒三年
窩藏竊盜三名以上及強盜一名者俱發近邊充軍
窩藏竊盜五名以上及強盜二名以上者發極邊烟
瘴充軍窩留積匪無論有無造意但經容留分贓代
賣者亦發極邊烟瘴充軍等語誠以直東二省盜賊
繁多窩家素著故定例較他省為特重積匪肆竊無
忌擾害地方故窩留之罪較別項為尤嚴然必所窩
之人實係積匪方得依例問擬伏查積匪案內之窩
留情節不一有積匪夥賊行竊各案如終在該犯家

窩留者有窩搭雖僅止一二次而明知其係積匪者
有窩留甫經行竊之犯其時尚未積匪迨後賊犯又
在別處糾竊成為積匪者查始終窩留積匪與明知
積匪而窩留二項自不能寬窩主以容留積匪之罪
至窩留甫經行竊之犯其時尚非積匪迨後賊犯又
在別處糾竊成為積匪之案若概照窩留積匪例擬
罪不特與始終窩留積匪及明知積匪而窩留者漫
無區別亦與窩留積匪例意未符且窩家與賊犯同
時並獲賊犯之是否積匪供此既明尚可按例問擬

道光六年直隸總督保奏盜賊窩主及捕役兵丁捺獲竊賊應嚴加治罪請定條例一摺經刑部議准通行已纂例

若僅獲窩家賊犯尚在逃未獲其所窩之賊是否積匪無由知悉不得不據現供定罪則是積匪案內之窩家如窩賊並獲者無不擬軍而先獲窩家者仍按窩賊恐失情法之平即將來獲賊到案供係積匪又不能科後罪以充前數辦理諸多窒礙引擬不無歧異東省似此案件現獲不少可否將積匪案內窩家除始終窩留及雖暫將窩留而明知其係積匪者均照窩留積匪例治罪外其窩留時賊犯尚未成積匪之案仍照窩藏竊盜本例分別名數辦理之處咨部

道光七年湖廣道御史條奏衙役包庇窩匪請嚴定條例經刑部議將順天府五城及直隸山東窩藏竊盜之犯嚴加治罪奏准通行已纂例

示遵所有現在各道府州審詳窩家各案請以咨請部示之日起至奉准部覆之日止扣展限期等因查道光七年奏准通行內開順天府五城及直隸山東二省窩藏竊盜一二名者杖一百徒三年窩藏竊盜三名以上及強盜一名者俱發近邊充軍窩藏竊盜五名以上及強盜二名以上者發極邊烟瘴充軍窩留積匪無論有無造意但經容留分贜代賣者亦發極邊烟瘴充軍等語誠以窩主爲盜賊淵藪欲靖盜源必嚴懲窩主而直隸山東二省盜賊較他省爲最

多故定例綦嚴窩留之犯又有名數多寡及積匪不
等故罪名亦因之各異茲據該撫咨稱積匪案內之
窩家情節不一有積匪猾賊行竊各案始終在該犯
家窩留者有窩留雖僅止一二次而明知其係積匪
者有窩留甫經行竊之犯其時向非積匪迨後賊犯
又在別處屢竊成為積匪者有僅獲窩家賊犯尚在
逃未獲其所窩之賊是否積匪者無由知悉辦理諸
多窒礙令部核示等因查盜賊潛伏行竊莫不藉窩
主為潛匿之所得以肆竊而行竊之處自亦隨時更

易致一盜不止一窩有此處犯竊而彼處破獲者有在一處甫經行竊而至他處已成積匪者其中情形本有不同若將窩留積匪之家犯案到官一一分別窩留時日之久暫賊犯行竊次數之多寡不特易啓狡供避就之端且辦理亦殊多窒礙應令嗣後順天府直隸山東二省除窩藏竊盜之犯到官審明該犯未成積匪者仍照窩留名數照例分別辦理外其窩留積匪之家無論其在彼行竊與否但係知情容留賊犯被獲到官審係積匪即將窩留賊犯之各窩家

直隸山東窩家
事後始知竊情

悉照窩留積匪之例辦理至先獲窩家賊犯尚在未獲之案自應就現獲犯證確審定斷辦理亦無庸等候應令該撫並通行順天府直隸總督一體遵照辦理道光八年案

直隸司　查律載知竊盜後而分所買所盜贓者計所分贓准竊盜為從論免刺又道光六年本部議覆直隸總督條奏內聲明嗣後直隸省窩留積匪無論有無造意但經容留分贓代買者改發極邊烟瘴充軍等因咨行該省嗣於道光十年纂修條例時奏明

將此條酌加修改纂入例冊內稱直隸省窩留積匪
之家無論賊犯在彼行竊與否但經知情窩留者實
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等語續經咨行該省查
照辦理在案詳繹例內所稱知情窩留係指明知竊
情容留居住者而言若止代爲賣贓並未容留居住
或雖容留居住事後始知竊情均不得牽引窩留之
例此案陳明金薛三英子雖係積匪惟查閱各犯供
詞內惟陳明光王添賓二犯供認知情窩留屬實其
何大祿冀四達二犯據供僅止知情代賣贓馬並未

容留陳明金等在家居住衡情定斷自應將知情窩
留之陳明光王添富二犯依窩留積匪例擬以烟瘴
充軍僅止知情代賣並未容留之何大祿黃四達究
明代賣之後分贓若干即照盜後分贓准竊盜爲從
論律分別問擬方與例意相符乃該都統將何大祿
黃四達與陳明光等一併擬軍殊未允協至許世才
一犯據供伊留薛三英子居住事後始知竊情而薛
三英子供詞內則稱何大祿領伊到許世才家告知
竊情窩留居住是許世才供詞既與薛三英子互異

西寧地方私開歇店交通野番

其是否知情窩留之處尤難懸斷案關罪名出入未

部未便率覆應令該都統另行提犯研訊確情按例

妥擬咨報　道光十二年說帖

陝督　咨王興等與番民交易一案查上年十二月

據該督等奏現在辦理漢奸約有三等其最重者為

搶劫其次則私販私歇查私販各犯業經奏明分別

擬以絞決充軍惟私歇例無明文該漢奸等於山僻

小路開設歇家窩夜招住野番代消贓物易換糧茶

其情較私販為尤重及經獲案又恃無質證[illegible]

吐應請嗣後拿獲私歇家除辦有不法重情實犯死
罪外其但係在山僻小路經年累月開設私歇家者
將為首之犯照私通土苗例發邊遠充軍為從之犯
擬杖一百徒三年所有現獲各犯即照此例嚴辦等
因奉
旨允准在案此案王興等六犯均在山僻小路開鋪與番
民交易並放糧帳該督等以各犯均在山僻小路借
買雜糧為由與番民交易並均有囤積糧石租賃房
屋累月經年之久該處係僻徑時有野番往來住宿

貿難保無交結接濟情事當茲嚴禁與野番交通之際未便輕縱將王興等六犯均照奏定章程發邊遠充軍等因查審辦案件例應取具輸服供詞以憑擬斷不得以案犯未經承認之事謂係恃無質證茹刑不吐即從嚴懲治致滋屈抑今王興等六犯據該督等訊明並無出口交結野番代消賊物及販賣違禁貨物情事因該犯所開店鋪均在山僻小路且與番民交易即稱難保無交結接濟情事一概照私通土苗例均擬遣戍殊覺法重情輕惟現在辦理番案甫

政正當嚴禁漢民與野番交通之時該督係照奏定章程從嚴懲辦王興等六犯應如所咨辦理再該督此次奏定章程原係懲辦漢奸因時制宜惟法必施於有非之人而後民知勸懲案無枉縱嗣後如遇此等案件應飭令承審各員詳加研鞫務得確實供情分別酌量定擬仍俟一二三年後酌看情形如民風歛戢即由該督奏明仍各歸舊例辦理 道光三年說帖 已纂例

聽從夥竊患病
不行事後分贓

共謀爲盜

廣東司　查律載共謀爲竊臨時不行而行者爲強盜其不行之餘人而曾分贓爲竊盜從論又例載共謀爲強盜夥犯臨時患病不行事後分贓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是共謀爲竊身雖不行而行者既已行強其不行之餘人事後所分即屬強劫之贓故仍以竊盜從論若原謀僅止夥竊臨時並不同行而事後所分又係竊贓則比之謀竊行強分贓不行之餘犯情罪較輕自不得一例科斷況圖財害命及強竊

盜竊主各律例內同謀不行之罪均較同謀已行者
爲輕則共謀爲竊爲從不行之夥犯亦未便與爲從
已行之夥犯無所區別且共謀爲強盜患病不行無
論分贓之多寡均止擬流若共謀夥竊不行分贓亦
計贓科以擬流之罪是謀強謀竊輕重懸殊而擬斷
竟無一致亦不足以昭平允衡情定罪自應酌減問
擬所有廣東省咨葉過渭等行竊適值一案該撫將
案內同謀不行事後分贓之陳亞端照謀竊行強律
依竊盜爲從擬流之處似應議駁惟例無明文亦無

辦過成案應呈

堂交館查核等因查共謀爲強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爲竊盜共謀爲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爲強盜此條律文專指謀強行竊謀竊行強謀與行不同者而言者共謀爲強臨時不行而行者仍爲強其不行之犯例有明條至共謀爲竊臨時不行而行者仍爲竊其不行之犯例無作何治罪明文似此案件自應照案分別情之輕重贓之多寡酌量定擬此案陳亞端聽從陳亞家謀竊計贓逾貫該犯臨時不行事後分得贓

物核其不行之故係因陡患腹痛非有畏法中止之心而其贓物又係拔殺後分是該犯之不行與已行各從犯情罪無甚區分該省按照竊贓逾貫於首犯殺罪上減等擬流似尚平允惟聲引謀竊行強之律問擬實屬錯誤似應照覆原擬罪名仍將所引律牌更正至該司說帖內稱共謀爲強盜無論分贓多寡均止滿流若共謀竊不行分贓亦不計贓科以滿流是謀強謀竊罪無二致等語查共謀爲強不行分贓滿流之例不計贓數但經共謀分贓即應滿流若謀

聽從行竊臨時行强逃回分贓

竊之案計贓定罪或陳亞家等竊贓在一兩以下則陳亞端止依爲從笞五十並不能如共謀爲强不行分贓之例一概擬流是輕重自有區分也辦理亦無窒礙等因奉

批交司照辦　道光七年說帖

陝撫　題鮑盛有等行竊臨時行强夥犯吳文有聽糾同往迨臨時一聞行强即畏懼先逃僅於事後分得贓物將吳文有依夥盜臨時畏懼不行事後分贓例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元年案

臨時不行又不分贓毋庸刺字

廣東司　查共謀為盜臨時不行事後又不分贓之犯例無刺字明文　臣部歷來核覆此等案犯並不刺字今林阿共謀為盜臨時因病未行事後又不分贓自應免其刺字該撫聲明刺字係屬錯誤應令該撫將該犯毋庸刺字　道光元年說帖

竊錢未離盜所
當稱非主奪下

公取竊取皆爲盜

陝撫 咨 本年夏季分外結徒犯內賈保兒行竊二犯一案查律載器物錢帛之類須移徙已離盜所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在盜所未將行亦是其木石重器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間猶未成盜等語律意蓋以物有貴賤之殊取有難易之別故罪名亦有輕重之分律內曰離盜所曰在盜所曰移本處皆據行竊之地而言珠玉寶貨物最貴而取最易故未離行竊之地即以成盜論木石重器物較賤

而取最難故即離行竊之地猶不以成盜論器物錢帛視珠玉寶貨為賤而取較難視木石重器為貴而取較易故是否成盜即以是否已離行竊之地為斷界限分明不容牽混此案竇保兒起意行竊乘夜獨至事主張和門外瞥見房門外扣該犯入內見地上放錢二千文該犯即蹲地將錢取負肩上正欲逃走經事主張和自外轉回將該犯抱住奪下錢文拿獲查該犯行竊錢文未離盜所不得以成盜論該省將該犯於三犯擬流罪上量減擬徒未為允協應請駁

令另擬發落　道光七年說帖

並非謀故重
人犯毋庸刺字

一起除刺字

蘇撫 題須七毆傷緦麻表兄談二身死一案此案須七因緦麻表兄談二向伊父借錢爭鬧並向伊父趕攏撞頭該犯上前救護被談二用凳擲毆該犯齊凳回擲致傷其左肋殞命該省將須七依卑幼毆外姻緦麻兄死者律擬斬監候並聲明照例刺字該司以須七係救父起釁其毆情輕之犯與例載鬬殺免刺相符毋庸刺字等因查例內已指明戲殺誤殺鬬殺三項俱免刺字則人命案內如無謀故重情即不

序齒結拜弟兄擬流毋庸刺字

在刺字之列檢查乾隆二十九年修例通行內亦止稱謀故姦盜因審定即行刺字並未載及別項情重人犯今須七條鬬殺外姻緦麻尊長與命案內謀故擬斬情重難宥者不同應行令毋庸刺字　道光六年說帖

廣西撫　咨老廖等序齒結拜弟兄一案查異姓人序齒結拜弟兄聚衆至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爲首杖一百流三千里此項流犯本係例內及起除刺字門內均無刺字明文檢查歷年辦過成案如嘉慶二十年江西省審個肯並二十三年廣東省劉貫得

赦前刺字後未役滿官爲起除

許各序齒結拜弟兄四十人以下爲首擬流並二十五年陝西省吳巫貴袁老滿等序齒結拜弟兄數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核與從前辦過各案並無二致例內既無刺字明文自不得率予刺字該省將老廖刺字之處係屬錯誤應令更正 道光四年說帖

浙江司 審擬賊犯段小二一案查例載竊盜遇赦其從前所犯原案咸予赦除等語又歷屆辦理恩赦章程凡竊盜應免併計者其前刺之字准予起除節次遵行在案此案段小二於嘉慶六年正月犯竊刺

本應官為起除之字私自銷毀

臂扛糧度日本年八月巡捕見其臂有刺字拏解提
督衙門送部審明該犯自犯竊刺責後並未復竊該
司以該犯前刺臂字係在六年十一年及本年歷次
恩旨以前准予起除核與歷屆辦理竊盜章程相符應請
照辦　嘉慶十六年說帖

福建司　審擬毀字人犯王喜兒一案查例載竊盜
等犯自行用藥銷毀刺字者枷號三個月杖一百補
刺等語例稱銷毀刺字擬以枷杖係指不應起除之
字自行銷毀仍應補刺者而言至過

赦減罪例應官為起除之字有犯自行銷毀者祇可酌量責懲不應仍依銷毀刺字本例科斷此案王喜兒因誘拐擬軍面刺烟瘴改發字樣該犯於累減釋回後將刺字銷毀查該犯前刺之字係因改發而刺前於減徒時應將刺字官為起除彼時遺漏未經起除該犯於減釋後自行銷毀未便仍科以私毀刺字之罪應酌量問擬

稿尾查王喜兒籍隸宛平先於嘉慶十八年九月內誘拐李賈氏逃逸部審依和誘為首擬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嗣王喜兒兩次恭逢

生員給軍擬徒酌核分別刺字

恩詔緩減釋回其面刺之字未經官為起除本年三月間
王喜兒自將刺字銷毀經官兵見有毀字痕跡獲案
送部飭縣檢查釋回原案相符研訊並無另犯不法
情事查王喜兒前因誘拐擬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
嗣經遇
赦減罪所刺之字本應起除該犯於釋回後自行銷毀雖
有不合究與無故私自銷毀刺字者不同王喜兒應
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交縣管束嘉慶二十五年說帖

浙撫　奏訪拿雇倩鎗手入場代考一摺此案藏經

元起意為席如橋席如恆雇覓代鎗希圖漁利並雖
元代為雇覓說合得贓朋同包攬韓仁裕受雇得財
代考席如橋席如恆用財雇倩鎗手進場招覆事屬
已成應將戴經元捲罪元韓仁裕除各計贓輕罪不
議外均與席如橋席如恆俱依代考鎗手枷號三個
月發烟瘴地而充軍雇倩之人及包攬之人並與同
罪例各枷號三個月發烟瘴地面充軍仍照名例改
發極邊足四千里韓仁裕訊係孀婦獨子應准其枷
責存留養親席如恆年未及歲照律收贖至聲明將

生員罷考質發
黑龍江刺字發
戢激变良民條
直省王紱珍

直督奏貢生吳大文審依規徒擾害擬罪倘非行止敗類免其刺字道光元年案

載經元崔鼎元席如椿面刺烟瘴改發四字之處臣等伏查舉貢生監犯該發遣烏魯木齊等處如祇係尋常過犯不致行止敗類者發往當差若係黨惡濟匪卑汚下賤俱照平人一例發遣爲奴當差之犯例不刺字爲奴者照例刺字至舉貢生監犯極邊烟瘴充軍照名例以足四千里爲限者應否面刺烟瘴改發字樣例無明文檢查成案有聲明係舉貢生監免其刺字者亦有與平民一體刺字辦理殊未畫一竊思舉貢生監既厠身士林自與齊民有別故犯笞杖

江西撫咨生員王源江因向族人王慶臣等勒罰訛詐並武斷鄉曲該省審依棍徒擾害擬軍面刺烟瘴改發刑部查該革生衹係藉端訛詐欺壓武斷尚無黨惡窩匪卑汚下賤情事應改免其刺字道光二年說帖

輕罪例准納贖即罪至遣戍如祇係尋常過犯止令其當差於遐荒不使其隸身於奴僕所以示矜恤而全廉恥若至黨惡窩匪卑汚下賤則其自外生成不復齒於士類節與平人一例爲奴用昭懲創至犯充軍罪名如不論所犯情節概與民人一體刺字轉不若發遣者尚有當差爲奴之分似非持平之道自應仿照發遣之例定以界限俾示區別 臣 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舉貢生監犯該充軍例應刺字者除所犯係黨惡窩匪卑汚下賤仍行刺字外若祇係尋常過

浙撫咨生員何瀏齋依積慣訟棍擬軍係生員免其刺字道光元年案

各項人犯刺字蒙古仿照刑例

犯不致行止敗類者免其刺字似此酌定科條庶辦理有所依據此案生員崔鼎元代席如橋等雇覓鎗手止係圖利於法尚非卑汚下賤應請免其刺字戴經元席如橋均係平人仍照例刺字等因奏准

嘉慶十六年通行已纂例

理藩院　咨查山東省請示搶刼擬遣之巴雅斯呼朗應刺何字一案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內熱河都統咨王文成等照匪徒攔搶擬遣案內以蒙古民人偷竊四項牲畜刑律內既經指出在蒙古地方偷

蒙古不諳刺字杖罪人犯毋庸刺字免致往返解送內地道光六年案賊盜爲牛書產條一

竊各照本例刺字自應遵例概行刺字等因咨部經本部聲明嗣後偷竊四項牲畜照蒙古例定擬之犯概行遵例各按竊盜本例刺字等因通行理藩院直隸山西陝西奉天熱河察哈爾等處畫一辦理在案至蒙古發遣人犯在配脫逃例內僅稱刺字並未載明應刺何字又蒙古搶劫擬遣並搶劫應擬死罪減等擬遣各犯刑例內亦無刺字明文職等伏思蒙古搶劫之案重於偷竊偷竊既行刺字則搶劫斷無不當刺字之理蒙古例內既無明文原可参用刑例酌

刑例內搶奪竊盜問擬死罪及遣軍徒犯俱分別面刺搶奪竊盜字樣則蒙古搶劫人犯亦應面刺搶劫二字惟關係續纂蒙古刺字專條未便遽行咨覆職等現擬會稿應請會同理藩院彙摺具奏俟奉准後通行遵照外其應擬死罪減等擬遣擬軍之犯刑例內如搶奪係應減發烟瘴改發極邊則面刺烟瘴改發如竊賊逾貫竊盜三犯係應減發新疆改發內地俱面刺改發其餘減軍減流各犯並非烟瘴及新疆改發者向不刺字若蒙古搶劫之犯由死罪減遣雖

與刑例搶奪等犯相同惟蒙古例不外遣係發內地交驛當差並非由烟瘴及新疆條款改發應照刑例內減等軍流各犯毋庸刺字至蒙古發遣人犯並蒙古免死減軍人犯在配脫逃刑例內雖有刺字之文而應刺何字未經指明此等案件向係理藩院主稿本部無成案可稽查民人有犯軍流脫逃被獲除分別刺逃軍逃流字樣治外遣脫逃除例應正法外其餘俱係枷責仍發原配向不刺字今蒙古免死減軍人犯在配脫逃自應面刺逃軍二字其蒙古發遣人犯除刺字

犯在配脫逃既應加等調發與民人仍發原配者不同例應酌量面刺逃遣二字以昭懲戒此案已雅斯呼朗係理藩院主稿之案應咨行理藩院查明原案照現擬刺字章程咨覆該撫遵照辦理

嘉慶二十五年山西司說帖

盜犯改發新疆烟瘴分別刺字

廣東撫　咨黑龍江改回內地人犯作何刺字咨請部示一案查嘉慶十七年本部奏改黑龍江遣犯新例內改發新疆者三十三條改發內地充軍者十五條強盜洋盜均改發新疆雖未傷人盜首聞拏投首

[illegible]乃洛李銀行案三犯所稱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面今三犯刺右面查核與例相符乾隆五十九年說帖

竊家盜線聞拏投首曾經傷人及行劫二次以上賊盜聞拏投首並夥盜供出盜首逃匿所在一年限內拏獲四項改發內地極邊烟瘴充軍此係指備經犯事尚未發配之犯應照新例分別辦理並非指已到黑龍江又改回內地人犯而言故於十九年河南江西各巡撫以新例改發人犯應如何刺字咨請部示經本部議定章程改發新疆人犯刺外遣二字改發極邊烟瘴人犯內未傷人盜首聞拏投首等四項均係脫逃例應正法之犯刺改遣二字其餘應發內地

尋常軍犯刺改發二字等因通行在案又十七年調
劑黑龍江遣犯案內奏明將强盜到配已逾二十年
者減流三千里已逾十年者減極邊足四千里充軍
已逾五年者減極邊烟瘴充軍洋盜到配已逾二十
年者減發內地不近海洋省分充軍其餘尋常應發
黑龍江等處遣犯情重者改發新疆及各省駐防分
別當差為奴情輕者改發內地充軍並於原奏內聲
明在配各犯行令該將軍酌量分起轉發如有在途
及到配後脫逃滋事例應正法請號者仍照向例辦

理至已到遣配改回內地之盜犯原刺有強盜字樣前經黑龍江將軍條議遣犯起解章程聲明起除舊字補刺新字經本部核議由黑龍江等處改發新疆及內地烟瘴極邊足四千里三項人犯面上原刺之字毋庸起除補刺俾到配後有所稽考其改為極邊邊遠近邊附近充軍並流徒罪者除原刺事由毋庸起除外所刺清漢地名於起解之先官爲起除等因此係指已到黑龍江配所復改回內地各犯分別辦理章程並非指甫經犯事照新例擬發人犯而言亦

經通行遵照在案二十年據吉林將軍咨稱逃遣蔣澍潮任尭子原犯均係強盜情有可原減同內地充軍應否照尋常軍流一例調發等因復經本部以該將軍所議係照本部十九年通行辦理檢查十九年通行原案本末明晰本部覆加詳核如平常遣軍各犯並非免死減等者仍照例分別調發枷杖如夥盜被脅情有可原者老瓜賊跟隨學習技藝未同行者未傷人之盜首聞拏投首者窩家盜線聞拏投首者曾經傷人及行劫二次以上之夥盜聞拏投首者夥

盜能將盜首逃匿地方供出一年限內拏獲者用線迷人得財爲從者七項係由斬決改爲軍遣定案時例應聲明免死減等字樣至洋盜案內接贓一次及接贓二次投首二項查係被擄後甘心從盜者例內指明脫逃應行正法以上九項人犯均無論改回內地及改發新疆一經脫逃即應按律正法當經逐條開單並將脫逃應行正法九項人犯及其餘尋常遣犯脫逃應擬調發枷杖各項人犯一併分晰註明通行各省遵照以免牽混等因各在案是皆例應發黑

龍江而於奏定新例後甫經犯事應發新疆為奴及
改發內地充軍各犯如脫逃例應正法者均應按奏
定章程改發新疆則刺外遣二字改發極邊烟瘴則
刺改遣二字其調劑案內由黑龍江改回新疆及內
地情有可原盜犯則應按照議改黑龍江將軍條議
案內如係改發新疆及內地烟瘴極邊足四千里三
項人犯則毋庸起除補刺其餘極邊邊遠近邊附近
充軍及流徒人犯則應仍留原刺事由將原刺清漢
地名起除該省自可遵循核辦今該撫將彩盜按

賊一次情有可原等五項亦係由遣減同內地充軍
一經脫逃均應正法應否併刺外遣字樣未奉明文
咨請部示仍屬該會應令該撫詳查十七年及二十
年本部通行分別辦理所有該省將免死盜犯聚受
改等四犯另刺改發二字仍應起除以昭畫一並恐
各省於甫經犯事盜犯應行刺字條款及由黑龍江
改回內地盜犯毋庸補刺章程不能明晰應再通行
遵照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已通行

彼父嚇逼加功下手傷輕

惡徒放火經被害之人送官監禁因恐報復將毒食送進監內謀斃其命案裁

凌虐非因係

謀殺人

廣西司　查此案鄧恒茂之父鄧　欽因毆傷董老四身死復起意致死義子鄧恒謹圖賴密向該犯告知令其幫同下手該犯畏懼阻止鄧　欽以如不依從先行殺死之言嚇逼該犯無奈應允鄧　欽先用刀砍傷鄧恒謹倒地喝令該犯毆打該犯用扁挑毆傷其左後肋一下不肯復毆鄧　欽接過扁挑盤毆鄧恒謹致斃鄧　欽於解審後在監病故前據該撫以鄧恒茂毆由威逼傷非致命爰照謀殺加功律減等擬流並聲

知情謀殺員給祇備即屬加功案藏役死姦夫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條

明該犯係土人照例枷責免其遷徙等因咨部本部查各省辦理謀殺之案凡與聞其謀者俱屬爲從非毆有傷者即以加功從未有以毆由威嚇傷非致命得從寬減之條所有該撫咨請照律減流之處未便率准駁令妥擬去後今據該撫覆稱例載助問謀殺人犯果有助毆傷重者方以加功論殺等語細繹例內方以二字似謀命之犯必助毆傷重者始以加功論殺若助毆傷輕似不得概坐以繯首之罪今該犯之父鄧啟致死義子鄧恒謹抵不從令其子鄧恒茂

幫同下手該犯聞言卽匪孫欽潛稱不依先行殺死該犯因被嚇逼勉從僅毆左後肋一傷色止微紅不肯再毆子從父命勢彼迫於生死既與聽從凡人謀命者不同其助毆僅止一傷不肯再毆亦與甘心加功毆有重傷者迥異援照助毆傷重始以加功論絞之例咨請部示等因到部本部查律既云從又云加功者聽其指使謂之從助力下手謂之加功例則發明律內造意加功之義助毆傷重句反對下文助勢一字而言未下手者爲助勢則下手者卽爲助毆如

福撫治林漏聽從胞弟林友謀殺無服族人沐叟身死該犯訊無加功係父兄同行助勢應於滿流上加一等發附近充軍嘉慶二十五年案

架拉推搡或捺按手脚雖未幫毆有傷亦不得不謂之下手未便拘泥例文內傷重二字遂以助力下手之犯率坐從而不加功之條此案鄧恒茂當伊父欲殺義子闕賴向伊喝告之時該犯即行阻止迨被伊父嚇逼勉從下手該犯用扁挑向毆一下不肯再毆是該犯毆由迫於父命且毆止一傷即行住手較之甘心聽從下手加功者固屬有間惟此等可原情節應俟秋審時酌核辦理若於定案時即行減等擬流是以曾經下手之犯而與從不加功者一例定擬實

未下手為助勢
但下手為加功

無以示區別殊與定例不符應令該撫照例定擬具
題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廣東司　奏現在纂修條例茲查舊例內有應須修
改之處自應奏明辦理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
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又例載勘問謀殺人犯果有助毆傷重者方以加功
論絞毋得指助勢為加功各等語律只渾言加功及
不加功例則發明律意以僅止助勢者為不加功以
助毆者為加功其所稱助勢助毆自係以是否下手

為斷未下手者爲助勢不得遽以加功論既下手者
爲助毆雖止架拉推擁捺按手脚或被逼勉從或毆
而未傷或傷而不重不得仍以不加功論惟查近年
辦過謀殺爲從成案間有因被造意之人嚇逼勉從
幫勒旋即畏懼鬆手及先經聽從捆縛從未幫同致
死一時原情酌減遂於謀殺加功絞罪上量減擬流
者總因原例內既以是否助毆爲斷叙入果有傷重
等字則助毆傷輕者既不謂之助勢又不得謂之助
毆援引易涉牽混故辦理難期畫一查謀殺案內被

逼勉從下手旋即畏懼中止及助毆傷輕之犯即有一線可原亦止可於秋審時核其情節酌量辦理若於定案時遽予減等是以曾經下手加功而與僅止預謀不加功者一律擬流不特易啟畸輕畸重之端且恐鬬兇徒串囑揑飾之漸自應按律一體問擬絞候以符定例而重人命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勘問謀殺人案內為從同謀下手助毆加功者俱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不得以被逼勉從尚未成傷於定案時量予減等致滋流弊所有例內傷重字樣亦

明知謀殺在旁
看視死後擡屍

即酌加修改以符律義等因奏准道光五年通行已纂例

奉天司　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此案巳碌起意糾曹文智謀殺付太禮下手加功應如所題巳碌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付太禮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該侍郎等疏稱齊碌徐江嚴汛均係聽糾看守不爲勸阻迨死後復聽從擡往焚屍應將該二犯均照毆故殺人案內見犯起意殘毁死屍其聽從擡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爲從律

擬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查兇犯起意燒毀死屍其聽從搶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爲從擬徒之例係指毆故殺人而言若案係謀殺則在場者即應究明有無加功情事按律懲辦不容姑縱此案齊祿係巴祿邀令相幫將曹文智懲治徐江係巴祿邀令看守曹文智之人迨巴祿起意將曹文智致死曾向該二犯告知該犯等又俱在場目擊謀命即使並未下手亦屬從而不加功按律罪應滿流今該侍郎等將該犯等照棄屍爲從例擬徒已屬錯誤且該犯

知人欲謀殺人
囑令移屍陷害

等既聽邀相幫當巴豫付太禮將曾文悶合仆水槽浸死之時詎均袖手旁觀並未幫擡按捺殊不可信案無證佐焉知非巴豫等挺身獨認故為該犯等開脫重罪承審各官亦未研究遽信各犯事後串飾之詞率定爰書不足以成信讞應令嚴訊確情按律妥擬

嘉慶十八年說帖

東撫　題常樂三謀殺幼孩張小存下並從犯常廣在監病故一案查例載將十歲以下幼孩逞忿謀殺者首犯擬斬立決從而不加功者仍照本律杖一百

流三千里又律載謀殺人從者不行減行而不加功
者一等各等語此案常樂三因挾張士能夫婦兇毆
之嫌起意將張士能四歲幼子張小存下謀殺曾向
常廣告知常廣亦與王奉祥挾有嫌隙囑以若將張
小存下致死移屍王奉祥場園藉可出氣嗣常樂三
乘閒將張小存下誘斃常廣踵至詢明常樂三令其
先去探人自抱屍身放入王奉祥場門各散旋被拏
獲查常樂三謀斃張士能四歲幼子張小存下曾兩
次向常廣告知該犯始終並未阻勸反囑以移屍王

奉祥楊圍昭害實屬同謀核與知人謀害他人不即阻當者不同惟常樂三謀殺張小存下時該犯並未在場係屬從而不行該省將該犯依謀殺人從而不行律擬徒聲明業已病故應毋庸議查核情罪相符應請照覆嘉慶十七年說帖

糾同毆人成篤不知事後謀殺

盛京刑部　咨續獲謀殺人案內從犯焦文炳一家此案焦文炳因佟進祥等將被張老居嚇詐佟進祥起意忿瞎張老居眼睛與焦文炳等商允佟進祥與焦文炳將張老居按倒佟進祥用錐將其兩眼忿瞎復

割落其舌尖各散焦文炳投[illegible]逃逸後佟進祥報被

地方查訪邀同佟五將張老屋拉入水淹按捺斃命

佟進祥旋因畏罪自戕身死前據該省緝獲佟五審

依謀殺加功律擬絞監候在案查焦文炳於佟進祥

宅瞎張老屋眼睛之時僅止聽從幫按旋即畏罪潛

逃不知佟進祥謀殺張老屋情事自應仍以宅瞎人

眼睛爲從科斷該省將焦文炳依宅瞎人眼睛首罪

上減一等擬以滿徒與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奉天司說帖

從犯不知謀情
情毆傷並

奉天司　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等語此案張桂榮因與秦朋雲夥開荒地分種秦朋雲硬將張桂榮窩棚拆毀荒地霸回張桂榮赴縣控告途遇秦朋雲被其用言羞辱並欲毆打張桂榮隱忍回家氣忿莫遏起意將秦朋雲毆死洩忿向堂姪張添文誑說往找秦朋雲討要前霸荒地恐怕打架令張添文同往幫護並以打起架來叫你毆打你就動手之言向告張添文應允並不知張桂榮有謀毆情事分攜刀鎗先後尋至李坤家見秦朋

雲坐炕飲酒張桂榮用侵刀戳傷秦朋雲右臂肋右
胳膊劃傷其右太陽秦朋雲下炕張桂榮揪住髮辮
又戳傷其右臂秦朋雲奪過侵刀張桂榮恐秦朋雲
還戳喝令張添文動手張添文即用楔刀鎗戳傷秦
朋雲膈肚倒地殞命該將軍將張桂榮依謀殺人造
意律擬斬監候張添文依威力主使下手之人為從
律減等擬流等因咨部　臣部查張桂榮挾恨起意謀
殺秦朋雲因一人難以抵敵糾同張添文幫毆並以
打起架來叫你毆打你就動手之言向告張添文係

該犯堂姪自應將謀情質告無所用其欺誑且詳核下手情形張桂榮既欲將秦朋雲殺死何以僅傷部位皆非致命而同往幫護不知謀情之張添文刀戳一傷乃在致命要害處所當即殞命顯係聽從加功是所供張添文不知謀情斷難遽信該將罪以謀殺加功之犯牽引威力主使為從之條情節既多支離罪名尤關出入應令研訊確情另行按律妥擬

道光十一年說帖

謀殺而誤殺旁人為從下手

河撫　題張明月等謀殺賈堃並誤殺賈山刀各身

死一案查此案張明月胞兄張明德曾被賈坯砍傷成廢畏兄隱忍嗣張明月與花胖韓廣德閒談韓廣德言及賈坯向伊借錢不遂持刀趕毆將幼子驚嚇成瘋身死花胖亦稱賈坯欠錢不還將伊總甥王青錢砍傷張明月聽聞起意殺害賈坯洩忿與韓廣德等商允隨先後糾得田二迷等一共十一人張明月探知賈坯每晚在社廟乘凉睡宿是夜與餘各犯持械前往時値賈山刀在廟內廊下睡熟張明月等暗中瞥見料係賈坯即用鐵棍毆扎致斃次早張明月

查知誤殺情由復與韓廣德花胖商定殺死賈坯除
害隨邀同田二迷等一共九人尋見賈坯張明月韓
廣德花胖三人動手將賈坯扎死查張明月等因欲
謀殺賈坯以致誤殺賈山刀身死後復將賈坯謀殺
是該犯等慘殺二命情節固屬兇狠惟與起挾讐報
復並無圖詐不遂情事與兇棍之例不符自止可仍
照謀殺本律辦理除花胖已歸於行劫任紅順案內
擬斬立決業已在監病故毋庸議外該省將張明月
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韓廣德依加功律擬絞

監候查核情罪允協至四二迷張須德聽從謀殺賈坯並未加功其誤殺賈山刀背同下手罪止擬流惟張明月初次糾殺賈坯同夥十四人手執兇器鐵鎗該省將該犯等照豫省兇徒聚衆十人以上執持器械無論曾否傷人例擬遣與例相符均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直督 題楊九思挾嫌謀毒陳年致毒妻姜灼文身死一案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詳覈確情按例定擬庶無枉縱此案楊九思因行竊堂兄楊成兒家驢頭起

集售賣適與陳年撞遇陳年以楊九思家並未養贍遂向查問楊九思捏爲他人託賣旋被楊成見查知向該犯之父楊達告知轉向楊九思問出竊情責處追價將驢贖還楊九思料係陳年向楊成兒告知心懷忿恨當欲不依因陳年尚未回歸即在院佯罵並稱日後報復後陳年回歸其母陳安氏逃知前事囑年以楊九思爲人兇横與伊商允欲搬進城內居住免致受累即在城覓得住房次早起身即令楊九思之兄楊九經賃驢預備起身將做食麪併楊九思暫

見詢知疑爲陳年一人所食憶及陳年張揚窮情被人恥笑愈思愈忿起意乘機下毒麪中謀死陳年泄忿即取種地藥蟲餘信撒入麪內五更時陳年之妻陳陳氏等各和麪烙餅陳年同母陳安氏妻陳陳氏並母舅安灼文安魏氏楊九經並妻楊郭氏及車夫彼此共食楊九思之妻楊王氏起身出恭安魏氏亦送麪餅半張食畢均各嘔吐楊九思聽聞起身查看始知麪爲衆人所食陳年等旋即斃命惟安灼文毒重殞命 臣 等詳核案情楊九思行竊爐頭被楊成見查

知告知其父將該犯責打該犯因陳年曾經見其在集賣驢疑係陳年向楊成兒看知以致竊情敗露因此挾嫌尚非積怨深讐且陳年買得白麪係爲全家食用其麪必多可知爲非一人所食該犯何以不慮及另傷他人且同食共有九人何以止有安灼文一人受毒深重是該犯挾嫌偉謀雖不無可疑之處而其下毒情形究未確鑿該督又未將有無種地除信等情向犯證詳晰根究案關謀毒斃命罪干駢首　臣部未便含混率覆應令該督遴員虛衷推[illegible]務得確

謀殺一死一傷
復又鬭殺一命

謀殺人復砍傷
其妻並兩子媳
係一死三傷擬
斬監候請卽正
法嘉慶二十年
晉省賈萬滎案

情實擬具題 道光六年說帖

浙撫 題劉海俏租雇施志學船隻與水手鍾淸茶
吳阿五出洋捕魚施志學因其船租未淸屢向索討
該犯懷恨乘施志學睡熟用斧向砍致傷施志學驚
起抱出船外該犯乘勢將其推跌落海施志學遇救
得生該犯恐鍾淸茶首告復起意殺死滅口逼令水
手蔡正相幫將鍾淸茶砍毆致傷扛棄海內溺斃吳
阿五見而喊叫該犯又用斧嚇砍吳阿五畏懼跳入
海內淹死查該犯謀殺施志學傷而未死並嚇砍吳

謀殺一命另傷多人從重斬候

阿五致跳海溺斃均罪止絞候其將鍾清茶致死滅口應從重照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蔡正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 道光元年案

四川司 題藍應悰謀死李上元一案查藍應悰於毆截藍應舉藍劉氏藍陳氏之後復挾嫌謀殺李上元又連傷李上元之妻李賀氏並女李氏二人其情固屬兇狠但該犯刃傷服婚罪止擬徒其致死李上元已罪應斬候無可復加該督依律從其重論尚屬允協似可照覆 嘉慶十年說帖

賄買將人咒死不期謀殺人命

川督　題章添沔謀殺幼孩許么兒一案此案章添沔因許全氏懷恨欲將七歲夫弟許么兒咒罵死該犯起意乘機騙錢聲稱伊能將其咒死全氏信以爲實許給錢三千文該犯旋因咒詛不驗將許么兒謀搭斃命應如所題章添沔合依謀殺十歲以下幼孩例擬斬立決該督疏稱許全氏應依造魘魅符書咒詛欲以殺人若謀而已行未曾傷人爲從同謀杖一百律上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係婦人收贖等語查許么兒之被搭斃命該氏固不知情惟該氏先欲

詐銀從令病人致死圖賴借家

咒詛許么兒殀死嗣因輕聽章泳芳咒詛之言許給錢文並寫給生庚以致章泳芳乘機將許么兒搭斃是該氏雖不知謀殺之情而彼此欲殺之心則一核與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情正相等今該督將該氏依造魘魅符書咒詛殺人已行未傷人為從減杖上加一等擬徒殊未允協許金氏應改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婦人照律收贖

嘉慶十八年說帖

陝西司　此案王文廣在同姓不宗之王存印在家

傭工並無主僕名分王文廣因與李發榮爭墾荒地以王存印老病將死莫若死在李發榮地內拔命圖賴應許給其妻子麥地埋葬銀兩之言向其慫恿王存印因病磨難支被誘允從咎以願死不悔王文廣即乞取草烏頭毒藥給王存印食訖毒發殞命詳督將王文廣比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聲明聽候部議等因具題詳核案情王文廣因向李發榮爭墾荒地起意許給伊雇工王存印麥地及埋葬銀兩令其服毒死於李發榮地內以便藉屍圖賴是王

縱子行竊敗露共人鬥扶另死

存印本無自盡之心因該犯迎意慫慂始被惑允從與死者先行起意自盡案內聽從加功之犯不同自應科該犯以造意爲首之罪該督以該犯始則慫慂拚命繼而下手給食毒草核與謀殺加功無異比律擬絞是將造意謀命之犯科以聽從加功之條殊未允協應令該督另行妥擬　道光九年說帖

東撫　咨唐劉氏縱子行竊畏罪自縊一案查審理命案務須嚴覈實情按例擬斷方成信讞此案唐小九先因偷竊王化遠家秫稭王化遠查知欲行禀究

伊妍劉氏撤潑與王化遠爭吵拚命嗣趙文保糾同唐小九田秉和偷竊王化遠家壽木告知閻護本竊情兇令變賣俵分唐小九將錢文與劉氏告知竊情迨王化遠查知控縣拘究因唐小九染患瘟症不能動移未經獲案劉氏慮恐到官受累起意赴王化遠地內自縊往告閻護本商令領路送縊閻護本始猶未允劉氏再三央懇並稱伊死後唐小九即係屍親不但大家免累反可藉詞圖賴閻護本應允復轉邀趙文保田秉和同往送縊趙文保等未允閻護本獨

自將劉氏領赴王化遠地內劉氏解下腰紮麻索令
開護本懸掛樹上劉氏因繩高攀援不著復令開護
本仆地脚踏其背投繯殞命唐小九病重昏迷不省
人事並不知情該撫以開護本因劉氏縱子行竊被
控畏累起意自縊商令該犯送縊致死例無治罪明
文將開護本依因令親故自殺而未招服罪其親故
輒自殺說者以鬬殺論律擬以絞候業已病故應毋
庸議唐小九先後行竊係伊母劉氏知情縱容將唐
小九依子犯徒父母縱容袒護後經發覺畏罪自盡

例擬遣趙文保等擬杖等因咨部本部檢閱供招詳核情節已悉劉氏先因伊子唐小九偷竊王化遠家秫稭王化遠查知欲控劉氏輒挺身與事主撒潑拚命是劉氏平日性情悍潑縱子爲匪豈復心懷畏葸迨唐小九聽從趙文保夥竊王化遠家尋本兇閻護本變賣俵分被王化遠指名控究時唐小九因患病並未到官劉氏亦非拖累難堪何致因此遽尋短見劉氏先既再三央令閻護本領路嗣閻護本復轉邀夥賊趙文保用棗和同往送縊不允始將劉氏帶同

前往事非頃刻所定劉氏與唐小九係屬母子天性至親同處一室斷無不向伊子告述之理唐小九何得諉爲不知其所稱因病昏迷不省人事並不知情之處祇係諉犯一面之詞殊不足憑况劉氏因不識路徑是以央懇閻護本領路閻護本既已領至王化遠地內何以不即走避公然在旁守候如果劉氏實係甘心尋死當解下紮腰麻繩時何以自已不肯動手轉令閻護本懸掛樹上劉氏果因繩高難掛不若無難將繩懸掛低處且婦女投繯輕生不過一時忿

激又何以復令閻護本撲地脚踏背上從役斃死明
訴考驗又在無人處所而閻護本即係為薪分贓之
人若非閻護本因被王化遠控縣拘究因而商同趙
文保等將劉氏致死陷害即係唐小九等逼令劉氏
自縊夥同圖賴其趙文保等所供並未同往逼縊之
處亦恐係事後捏詞串飾月劉氏祇係縱子行竊究
與因婦不同閻護本始則代為將繩懸掛繼復撲地
致劉氏脚踏背上設縊斃命即與謀殺加功無異該
撫將該犯依因令親故自殺而未指服罪其親故輒

自殺詐以鬬殺論律擬以絞候案情既多支離引斷亦屬錯誤應令該撫遴員研鞫致死確情按例妥擬旋據該撫咨稱提犯逐一研訊唐小九被控差拘時實因梁患瘋病不省人事伊母如何畏罪自盡並閙護本如何幫同送縊毫不知情亦非迯盜之閙護本久經監斃無可推求將閙護本改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聲明在監病故應毋庸議唐小九仍照原擬依子犯盜致縱容之父母自盡例擬遣等因照擬咨覆 嘉慶十九二十等年說帖

四川司　查律載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等語此案王隴富因陳應緒黑夜行竊鄧德貴地內豌豆被鄧德貴之雇工張幗柱用木棍毆傷右臁肕骨損經鄧德貴將陳應緒扶進棚內養傷即向陳應緒之兄陳應綱等告知報驗醫治陳應綱因住隔窵遠即央該犯王隴富在棚與陳應緒作伴嗣陳應緒向王隴富哭訴傷已損骨醫痊亦難工作總須餓死令王隴富將伊勒死誣賴鄧德貴等可以騙得棺木盛殮隨即解下布帶在項頸纏繞挽成活套令王隴富下

手王隴富不允陳應緒自行亂拉並稱勸不死亦欲推死王隴富目擊心傷勉强應允隨分挑髮頭代為拉勒陳應緒即時氣閉殞命該督將王隴富於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監候律上量減擬流等因具題臣等查被殺之人因自勒不死令他人幫助致死向俱仍照謀殺加功律問擬絞候誠以死者雖有自盡之心若非他人代為下手則其畢命與否尚未可知意固由於死者自造命實斃於下手之人即屬從而加功故仍應依律定擬即情節稍有可原亦應俟秋審時

再行核辦未便於定案時遽行减等致有畸輕
之嫌今此案王隴富因陳應緒自行起意致死用備
套入項頸令該犯下手該犯並不勸阻輒聽從代爲
拉勒致陳應緒即時殞命自應將該犯依從而加功
律問擬絞候乃該督遽將該犯王隴富於從而加功
絞候上量减一等擬流實未允協至事主毆賊犯至
折傷以上無論登時事後概予勿論業於上年通行
各省在案今張幗柱係鄧德貴家雇工看守地內豌
豆即與事主無異張幗柱因陳應緒黑夜偷竊豌豆

媳欲尋死勸往
娘家門首自縊

當時追捕用木棍毆傷傾跌磕右臁肕骨損與毆傷曠野白日盜無人看守田園穀麥罪人不同雖毆至折傷以上應行勿論該督將張帽柱依擅殺罪人於破人骨杖一百律上減二等擬以杖八十亦屬錯誤罪名出入懸殊應令該督將王隴富等另行改擬具
題 道光五年說帖

山西司 此案黃廣姪因伊妻高氏性愚手拙好喫懶做常被伊母打罵高氏怨恨屢欲逃往伊家並尋死上吊均經黃廣姪向父母求說解救已非一次嗣

閻氏因紡線不勻又被伊母責罵私自逃走經黃廣娃找回伊母拿木棒將高氏毆傷黃廣娃勸息後黃廣娃至高氏窗臺下從窗眼見高氏手拿麻繩又欲上吊黃廣娃撥門進內因高氏屢欲尋死何能時刻防備觸起被鄰佑賀汰倉爭毆控責之嫌起意圖賴向高氏聲稱不如到賀汰倉門首去死我還替你訛副好棺材裝殮之言慫恿高氏應允攜帶麻繩先走黃廣娃知賀汰倉家簷高恐難拴繩順拿小板凳隨後跟至賀汰倉家巷口將板凳交給高氏恐人撞見

走回高氏旋即自縊殞命該撫以本人原欲自盡旁人代爲下手律例並無明文將黃廣娃比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量減一等擬流咨部示覆等因本部檢閱供招詳核案情該犯因伊媳高氏時被伊母毆責屢欲自盡均經伊等解救嗣高氏復被伊母責打欲行自縊該犯瞥見乃並不解勸輒以如欲尋死不如到伊墳冢背後去向自縊並可圖賴棺木裝殮等語向告並指其上吊處所爲其搬擺板凳墊腳籌畫周備是高氏之投繯雖由先自起意而其畢命實由

該犯慫恿所致兇尚氏既被其夫責打自盡若果欲恨於心正應在家自盡以拖累夫家洩忿何肯反聽夫弟之言移禍於人其中難保非該犯起意誆誘圖詐陷害即使伊嫂果係迫不欲生自尋短見而該犯既指明上吊處所並爲攜帶板凳則其代爲加功情事尤屬顯然所供並無幫同掛吊之處殊不足憑且謀殺人造意及加功與不加功律例界限判然不容稍事含混案情既未審確未便據該犯避就供詞巧爲援引比附擬罪既滋出入應令該撫另行嚴訊務

謀殺之案死在限外不准保辜

待同謀致死及有無加功確情按律妥擬 道光八年說帖

雲南司 查此案周名揚用刀戳傷傅仲選何道馥李發並砍傷何道馥幼子何小狗越一百三十四日身死詳核案情周名揚因何道馥傅仲選屢次逼伊賠房既據供明懷恨在心醉後持刀前往欲與拚命是其蓄意謀殺已屬顯然傅仲選何道馥傷而未死已難逭該犯繯首之罪乃該犯砍傷李發之後又砍傷何道馥四歲幼子何小狗右額角骨損破而顯因欲與何道馥拚命未遂而遷怒於何道馥之子用

毆斃人命順取財物倍追給生

刀殺死以洩夙恨雖何小狗死越一百三十四日而謀命之案例不保辜即死在正餘限外仍應按律擬抵乃該撫於該犯是否謀殺抑係遷怒殺害之處爲案內緊要關鍵並不分晰研審確情輒以何小狗死在限外止科傷罪並稱該犯逃獲四人照棍徒擬害例擬軍是否謀命置情於不問而率引無關人命之例殊屬輕縱罪關生死應令該撫研審確情按律定擬具題　嘉慶八年說帖

貴州司　查律載本與人鬬毆因而竊取財物者計

贓計竊盜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此專指與
人鬬毆並未釀成人命者而言又例載謀財害命照
律擬斬立決外其有因他事殺人後見有隨身衣物
銀錢乘便取去者將所得之財倍追給主仍各依本
律科斷等語詳繹例內所稱因他事殺人又云仍各
依本律科斷則除圖財害命之外凡謀故鬬殺以及
戲誤因事殺人有事後順取財物者俱在倍追給主
之列此案梁關保等於其毆致死馬奎之後見地下
遺落皮馬褂冬帽等物順便攜回俵分而散係屬共

毆殺人後乘便取去之贓自應依例倍追給主該撫僅依鬬毆而無人命之律照原數著追不屬該會主該司遵

諭更正洵與例義相符 乾隆五十四年說帖

蘇撫 題盧秀成擠傷張三仔後背勒身死乘便行竊一案 職 等詳核案情盧秀成欲行竊金尙志家因不悉門徑糾同金尙志趕戸張三仔入夥指引許以分贓張三仔不允喊嚷逝和欲告知金尙志送官盧秀成慮恐敗露起意致死滅口遂將其推倒擠傷咽

喉並用腰帶套頸背走斃命棄屍走回路遇張三仔問首知其家止寡母隨撬門進內竊得衣物變用查巳死張三仔係金尙志佃戶而盧秀成因行竊金尙志家欲糾張三仔入夥不從將其致死滅口與非人拒捕殺人者不同至該犯於殺死張三仔之後復竊其衣物並非欲圖其財而戕其命正與殺人後而攫取財物仍按謀故本律辦理之例相符該省將盧秀成依故殺律擬以斬候尙無錯誤似可照覆奉

批既戕其命復圖其財與欲圖其財而戕其命者罪名

雖武斷殊只在辦案之筆妙耳此等辦法甚多亦從無必欲北駁置人於重罪而後快之事惟此案細核案情太露做作請公平心靜氣看得下否以淺人觀之總是圖財害命奈何議駁稿尾

查審理謀命後攫取財物之案必須供證確鑿始可信其先無圖財之念若狡黠兇徒往往圖其財而戕其命事發捏供係致斃後見財攫取以圖避就獄者自應悉心推鞫庶無枉縱此案盧秀成欲行竊金尚志家因不悉門徑糾同金尚志佃戶張三仔入夥指引許以分贓張三

仔不允喊嚷並稱欲告知金倘志送官盧秀成慮恐敗露起意致死滅口遂將其推倒擦傷咽喉並用腰帶套頸背走斃命棄屍走回路過張三仔門首知其家止婆母隨撥門進內竊得衣物變用該撫以盧秀成因糾約張三仔同竊不從將其故殺事後乘便行竊其家並非圖財謀命亦與因竊拒殴者有間將盧秀成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具題 臣等詳核案情盧秀成圖竊金倘志家欲令其佃戶張三仔指引門首同竊當喚出張三仔之時即當告知與之同行乃將張

三仔詐至金尚志莊前妒向說明鬪竊情由已非情理雖張三仔不允同竊並揚稱欲告知金尚志送官在該犯甫至莊前尚未行竊儘可逃避或央其不必聲張何致忿不可遏立時將其致死且致死之後因其家止有寡母隨竊取其財物變用是該犯明係圖竊張三仔家因張三仔在家難以行竊遂將其哄誘出門行至僻處謀死以便竊取財物迥不符各官並未研究確情率信該犯揑飾無據之供詞無圖財謀命情事仍依故殺律定擬實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未

所錢用去恐其
不依謀死人命

確鑿罪名立決斬候仍分應令該撫研鞫確情按例
定擬　嘉慶十五年說帖

廣東撫　題謝東受謀死李亞養一案查圖財害命
之案必起意圖財先戕其命而後得財始依例分別
首從斬絞立決若圖人財初無害命之心迨後恐事
敗露始殺其命此係因財起釁與圖財害命者不同
向來俱照謀故殺本律辦理此案僧上虔被竊牛隻
允李亞養訪知係林觀秀偷竊僧上虔情願出錢託
李亞養贖牛李亞養往託林觀秀之姻親謝東受轉

向取贓謝東受向索番銀十六兩李亞養回告曾上
虔照數交給約期還牛詎謝東受將番銀賭輸恐無
牛交還李亞養不肯甘休起意將李亞養致死滅口
是謝東受因將李亞養交給贓牛銀兩輸去恐被不
依起意將李亞養謀死與起意圖財先戕其命而後
得財者不同自未便依圖財害命例辦理卷查嘉慶
八年湖北省題王泡三因借欠李光柏銀兩被其逼
索吵罵起意將李光柏謀殺一案又十一年四川省
題薛邦禮因借欠聶剛錢文不還被其搬取鋪盆作

誆得布疋將人
看破將人謀死

抵爭鬧臨時起意將蔣剛致死一案又題曾光耀因被劉顯茂逼索欠錢鬬毆臨時起意將劉顯茂致死一案又番民昝達爾因借欠謝添倉銀兩不能償還起意將謝添倉謀殺一案各該省均照謀故殺本律定擬經本部照覆在案今謝東受之一犯該省依謀殺本例科斷核與王泡三等情事相同似可照覆

嘉慶十四年說帖

湖廣司　查辦理圖財害命之案必因其人挾有貲財欲圖其財先謀其命殺其命而得其財方可依例

擬以斬決此案徐忠和因貪起意誆騙捏稱伊姊夫卞萬表之父卞大棕跌斃向卞萬表族叔卞宗道店內賒取布疋等物卞宗道不允徐忠和復邀卞萬表堂弟卞運鍾同往賒取卞運鍾以伊伯跌斃欲往送喪一路同行徐忠和不能脫身恐致敗露將卞運鍾用石毆斃是徐忠和誆得卞宗道貨物在先其謀殺卞運鍾祇圖滅口起見與圖財害命者迥然不同應仍按謀殺本律定擬徐忠和未便依圖財害命例擬斬立決應改依謀殺人律擬斬監候　嘉慶九年說帖

欲拐其子謀殺
其父即屬圖財

山西司　查欲圖拐賣人子而謀死其父律例雖無
治罪專條但究其謀命之心總因圖得身價錢文起
見似與圖財謀命情罪相等此案添寺康因見楊家
有之子皮娃子年幼輒圖拐賣得錢使用哄誘楊家
有至偏僻處謀害致死將皮娃子作賣得錢分用該
撫將添寺康依圖財害命得財例問擬情法尚屬平
允至郭切娃一犯聽從拐賣皮娃子按例為從應發
極邊足四千里充軍該撫將該犯於為首擬罪上減
等擬流係屬錯誤應請更正　乾隆五十八年說帖

首夥同謀殺死其夫拐賣其妻

調姦不從後本夫攜妻遷居遠雖後起意謀殺其夫圖占其妻仍照謀殺斬候道光五年直隸宋遂乘案

安徽司　查乾隆五十八年山西省題參守康悃圖拐賣幼孩謀殺其人之父依圖財害命例擬緒在案今安省題張柱聽從在逃之董秀元圖賣盛氏將本夫陳添幅謀死一案查張柱聽從董秀元欲誘拐陳添幅之妻盛氏嫁賣因陳添幅同行難誘董秀元起意商同該犯將陳添幅致死該犯允從先將盛氏並董秀元之妻韓氏引至孫柏氏家借住復迎往代爲挑擔同行董秀元即用麻繩從後套住陳添幅咽喉背走陳添幅被勒殞命該犯等將盛氏賣錢分用是

姦夫謀殺本夫
從犯係因圖財

該犯等圖賣陳添幅之妻先將陳添幅謀害得財分
用實屬圖財害命該省將張杜氏依圖財害命得財殺
死人命從而不加功例擬斬監候核與例案相符似
可照覆嘉慶十六年說帖

東撫　題李鳳勝姦拐吳秉信之妻郭氏藏匿謀圖
價賣經吳秉信查知控告該犯即商同宋守祥等許
以價賣郭氏均分身價將吳秉信謀殺斃命除李鳳
勝依姦夫謀殺本夫例擬斬立決外查宋守祥等圖
分身價聽從加功將吳秉信謀殺係屬圖財並非圖

見人圖財害命
事後得贓縱放

河撫題王思敬
圖財謀殺郭大
和報驗後兇父
首匿免其所因
照謀殺斬候嘉
慶二十年案

姦應依圖財害命未得財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二年案

蘇撫　咨邵致和知人謀殺人事後分贓一案此案
邵致和與周幗芳同伴求乞周幗芳出恭落後邵致
和先行走至東梓商望見素識之艾老大將楊步蹭
欲死邵致和喊救艾老大搶取褡褳逃跑邵致和趕
至拉住艾老大稱欲送官艾老大給錢一千文懇勿
聲張艾老大當即逃逸周幗芳隨後趕至詢知情由
邵致和隨令隱瞞周幗芳因與邵致和同伴素好隨

晉撫題白二於佟城如圖財謀命事後知情分贓比照知強竊盜後分贓計贓准竊盜為從論嘉慶二十四年案

即應允嗣經報驗緝兇將邵致和周輞芳拿獲到案訊無同謀加功查邵致和見艾老大圖財害命當時並不救護非止滿杖其事後分受贓錢一千文照知強竊盜後而分贓亦非止擬笞惟於拉住艾老大後並不首報送官乃貪利縱放殺之知人謀害不即救護及不首告者其情稍輕例無圖財害命並未同謀僅止事後知情分贓治罪明文該省將邵致和比照圖財害命不行而分贓擬徒例上量減一等擬徒並將僅止事後知情並未得贓縱放之周輞芳依知人

圖財謀殺幼孩
首從從並科罪

謀害不首告律擬杖並以丈老大在逃未獲將該二
犯監候待質情罪允協應請照辦　道光四年說帖

廣東撫　題張亞受等因圖財謀殺幼孩蔣亞龍一
案查謀殺幼孩舊例首犯擬斬立決從而加功之犯
擬絞立決迨嘉慶十四年十二月四川省題謝文彪
圖財捺溺幼孩張狗兒身死一案將謝文彪依例擬
斬立決奏
旨此案謝文彪竊取年甫七歲之幼孩張狗兒項帶銀圈
恐其回家告知敗露即將張狗兒拉至河邊捺按水中

溺斃殘忍已極該部擬以斬決法無可加但此等兇惡之徒應予以梟示俾衆共知儆惕謝文彪著即處斬梟示嗣後如有謀斃十歲以下幼孩之案或係圖財或有因姦情事俱著於斬決例加以梟示並著刑部纂入則例餘依議欽此隨於例內添註若係圖財或有因姦情事加以梟示語句是例內從而加功之犯俱擬絞立決係專指尋常謀殺幼孩而言並非以圖財謀殺幼孩首犯加以梟示從而加功者仍擬絞決且圖財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例內首犯與從而加功者俱擬

斬決則圖財謀殺幼孩首犯旣較圖財害命本例加重豈爲從加功之犯轉較圖財害命本律從輕自應依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律仍照圖財害命本例科斷此案張亞受商同鄧亞勝圖財謀殺年甫四歲之幼孩商亞龍該省將爲首之張亞受照例問擬斬梟查核情罪相符應請照覆至爲從之鄧亞勝聽從圖財謀殺四歲幼孩自應照圖財害命本例擬以斬決該省援引謀殺幼孩例問擬絞決殊屬錯誤應請咨司將鄧亞勝改依圖財害命

例擬斬立決　道光五年說帖

因父自盡控審稍遲誤殺知縣

謀殺制使及本管長官

晉撫　奏張裕志父子率皆强悍鄉鄰側目張裕志因父張士英被縣差拍受辱自縊身死與妹夫余其仁相商以父死不明赴控臬司批審到縣未即示審輒懷痛恨與余其仁及胞弟張富志相商殺死知縣洩忿遂乘知縣前往殺虎口公幹尾出東門至城濠空曠之地張裕志特至馬前連扎兩刀該縣德榮負傷回衙旋即殞命查張裕志以知縣德榮示審稍遲挾嫌殺害兇悖殘逆莫此為甚若照謀殺本管官律

定擬不足蔽辜應如所請比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余
其仁張富志雖未同行加功而贊成其事情殊可惡
亦應如所擬均仍照謀殺本管官已殺者皆斬律擬
斬立決張尚志一犯雖據該撫以該犯居鄉耕種實
無預謀情事但此等兇惡之徒氣類相同亦不便復
留餘孽應與張裕志之子趕年子一併斬決以絕根
株仍將所犯罪名通行示諭俾山野愚頑咸知炯戒
張裕志家屬照例核辦 乾隆二十五年奏准案○照所見集錄

刑案匯覽卷二十二終